

我們不要走

聽寮民的聲音



中秋前夕，荔枝角九華徑舊村寮屋區發生三級大火，三十戶居民的家園被摧毀，寮屋問題再度引起社會關注。

一直以來，大眾普遍認為寮屋居民只是暫時入住寮屋，均希望在政府清拆寮屋後，能獲安排遷往公屋。但有不少寮屋居民都希望長期住在寮屋，甚至有人放棄入住公屋的資格，寧願留在寮屋區。

記者·張綺婷 陳麗恩
編輯·孔德豪 攝影·李靜愉 孔德豪



低收入家庭的安樂窩

記者走訪了剛發生火災的九華徑舊村，該處道路狹窄，整條村也沒有街燈。有居民形容，晚上村內漆黑一片，只有居民家中零星的燈火。居於九華徑舊村十多年的陳太，育有一子一女，與胞弟同住。九十年代期間，她以七萬元購入現居的寮屋。現時她在鄰村當清潔工人，月入數千元，加上女兒的工作收入，全家每月收入約萬多元。

她表示現時電費每兩個月約千多元，水費則每季數百元。縱然符合申請公屋的資格，但為了節省支出，她也寧願居於九華徑舊村，不搬往公屋，只因負擔不起公屋的租金：「掙錢已經不多了，住在這兒不用交租，經濟壓力沒那麼大。」

問到陳太女兒會否擔心夜歸時的人身安全，她卻直言不怕：「這兒的治安更好，因為公屋樓下或許會有青少年聚集。相反這裡便沒有，而且全村的居民都是認識的，發生事也會互相幫忙。」在訪問期間，陳太的鄰居到訪，向陳太借一些木架來盛載家具，陳太的弟弟二話不說便從屋

內找來一個小木架借給她。

陳太又指出，村內不少設施都是由村民自資興建。例如通往村口的路原是泥路，下雨時要赤腳行走，至數年前才由村民合資興建石屎路。

植根已久 人情味濃厚

除了經濟考慮，居民的深厚感情也是令他們留下來的原因。年屆七十的鄭永松，居於茶果嶺村寮屋區已有三十九年。鄭伯當年以一萬元購入寮屋，與妻子及四名子女同住。雖然妻子已經去世，子女亦曾叫他一起搬往市區，但他對茶果嶺村有深厚的感情，即使沒有經濟考慮，也從來沒有想過離開：「死都不會走啦！住在這兒自由自在。」閒時他會到鄰近的麗港城公園散步，與其他長者下象棋。

在茶果嶺村中，許多居民會打開家中大門，坐於屋前與鄰居聊天。有些居民家中更不時傳來麻將聲，可見鄰里關係融洽。現年六十歲的劑哥於茶果嶺村出生，至婚後才搬離寮屋區。自從五年前退休後，他每天早上也會回來茶果嶺村，直至

「死都不會走啦！
住在這兒自由自在。」



鄭永松
居於茶果嶺村三十九年



九華徑舊村裏每戶都有政府安裝的電錶，並非如公眾所想般會亂搭電線。

九華徑舊村位於市區，旁邊都是新型屋苑，但在村內仍然可見農地。



鄭永松的寮屋從外表看來相當簡陋（左），但屋內環境寬敞，光線充足（中），亦有熱水爐（右）等基本設備。



吃過晚飯才離去。「昔日與我一同長大的鄰居也差不多退休了，所以大家便回來聚舊。基本上所有村民都是相識的，全都是數十年的街坊。碰上村民正在吃飯，也可隨時加入呢！」

反其道而行 唐樓搬寮屋

當一般人以為住寮屋的人都希望上樓之際，那邊廂卻有市民放棄上樓（公屋）搬往寮屋。青姐是一名單親母親，搬進茶果嶺村寮屋居住近兩年，依靠綜援生活。她原與女兒居於鄰街的唐樓祐福樓，後來因負擔不起租金而遷至寮屋。以往她須付二千七百元月租，加上電費和水費，每月動輒花上三千元。相反居於寮屋，每月租金只是一千元，支出大大減少。她曾獲派位於天水圍的公屋，但考慮到與女兒的學校相距太遠，故放棄了政府的安排。

記者在社區中心碰上青姐的時候，她正替鄰居照顧孩子，她說茶果嶺村的人情味令她留戀：「這兒的街坊很好，互相照顧。相反住在高樓大廈，關上門便不認識

對方。你有你，我有我。」

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鄰舍層面社會發展部主要服務荃灣一帶的寮屋區，該部門主任李曉燕指出，只有少數寮民是希望等政府清拆寮屋後，獲安排上樓：「十個寮屋居民中，通常只有一、兩個有此打算。大部分的寮屋居民，其實想長期居住在寮屋區內，因為租金較公屋便宜，而且買入寮屋的居民更不需交租。」她續說，當中也有些新移民在內地習慣了居住於郊區，來港後不能適應市區生活，於是搬到寮屋區長期居住。

環境非所想惡劣

許多報道均形容寮屋的生活環境極差，使普羅大眾對寮屋只留下一個印象：非人生活。可是鄰舍輔導會茶果嶺中心主任吳賢湛認為，現在許多人都對寮屋存有誤解：「有些人對寮屋區存有一元化看法。他們認為寮屋區的環境差、治安差、電線混亂，且有很多新移民，感覺上寮屋區一定要拆。」他承認，部份寮屋區的社

區環境比較差，但不少居民屋內環境也不錯。他形容寮屋區是一個「小社會的縮影」，有其優劣之處，大眾不應只著眼於其陰暗面。

在九華徑舊村，不少寮民都會花費幾萬元裝修住所，因為若不花費裝修，屋子根本無法長住。寮屋一般以木材、鋅鐵、石屎等簡單材料搭建而成，颱風吹襲時會吹翻不牢固的屋頂。陳太表示在裝修住所後，即使有颱風吹襲，屋內也非常安全。

在居民參與、社工組織及政府的協助下，現時寮屋區的居住環境逐漸得到改善，增設了不少基本設施如街燈、行人路、公用街喉、信箱及坑渠等。大部分寮屋都接駁了自來水管，居民不再需要用街喉提取食水。即使經濟能力不高的寮屋居民，也會自行安裝冷氣機、洗衣機及電腦等家電設備。

記者親身走訪了九華徑舊村、茶果嶺村和荃灣老圍村，發現每戶都有政府安裝的電錶和水錶，比以往亂搭電線安全多了。荃灣老圍村村民更打趣說：「沒有水、電，怎樣生活呀？」

「這兒的街坊很好，互相照顧。反而住在高樓大廈，關上門便不認識對方。」

青姐
由唐樓搬往茶果嶺村近兩年



貿然拆卸非良方

社會上有不少聲音認為寮屋區居住環境惡劣，建議清拆再另行安置居民。路德會石湖社區發展計劃中心主任胡偉雄卻認為，寮屋區有其存在價值。當新移民來港時，他們不合資格租住公屋，寮屋區便成為他們暫時棲身之所：「寮屋為這群人提供一個過渡的地方，讓他們休養生息。」

他又指老街坊對寮屋區有深厚的歸屬感，難以適應新環境，貿然清拆寮屋對他們未必有好處。

服務了茶果嶺村多年的吳賢湛也指出，許多社會人士認為寮屋應該一律清拆，其實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我們應該尊重社區居民的意願，了解他們對清拆寮屋及社區發展有何意見。」

地政總署透過電郵回覆本刊表示，截至零九年九月，全港現存約八萬五千間住用寮屋，分佈於茶果嶺、薄扶林、荃灣芙蓉山及上水石湖新村等地。地政總署指，在實施寮屋管制政策後，寮屋的數目已受到控制並逐年遞減，目前政府仍未有打算改變現行的寮屋政策。換言之，在未有特定發展計劃或明顯危險的情況下，政府不會大規模清拆寮屋。

李曉燕表示，既然政府在短期內沒有清拆寮屋的計劃，便應對寮屋採取恆常性管理政策。她認為政府應主動解決基本設施的問題，如扶手、道路等，而不是待居民多番催促才行動。她舉例說，當局維修街燈的速度尤其緩慢，須等待半年才處理，對寮民造成極大的不便。李曉燕批評，政府部門常抱有一種偏頗態度：寮屋居民霸佔了政府的土地，因此不須重視當地的基本建設：「政府只當寮屋是臨時社區，但沒有考慮過這個社區生存了五、六十年，已經有它的社區文化、獨特生活特質、活力和可持續發展的潛質。」²⁴

何謂「寮屋」？

「寮屋」是指在政府土地或私人地方上非法興建的臨時建築物，一般以木材、鋅鐵、或石頭等簡單材料建成。自五十年代起，大量內地移民湧入香港，出現房屋短缺的問題。當時不少市民為了解決即時的住屋需要，在未發展和未批租的空置土地上搭建寮屋。

現時寮屋可租可買，價格按面積而定，以茶果嶺村為例，一間七、八十呎的石屋月租約為一千元；而寮屋的售價則可由數萬至最高十餘萬不等。



政府曾於八二年為全港寮屋登記，在牆上寫上編號。所有獲記錄的寮屋均暫准存在，直至政府因發展計劃或安全理由而收回土地。

你想體驗寮屋生活嗎？

對年輕一輩來說，寮屋區可算是相當陌生的名詞。為了讓青年認識寮屋生活，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路德會石湖社區發展計劃，自零零年起舉辦「寮屋生活之旅」及「寮屋生活體驗計劃」，透過兩日一夜、一日及半日的鄉郊寮屋生活體驗，讓青少年反省自己日常的生活態度及模式。此活動主要在北區一間寮屋舉行，參加者將會與寮屋居民交流分享，更可落田收割蔬菜，嘗試居於寮屋中。截至零八年八月，超過五千九百多人曾參與體驗計劃，分別來自逾一百六十間中、小學、大專院校及社會服務單位。



寮屋居民多會各人自設信箱，但此舉對郵差造成不便。這個信箱是鄰舍輔導會特別為茶果嶺村居民而設，每戶獲分派其中一格，方便郵差送信。

茶果嶺村內擺放了一艘龍舟，村民以前每年都會參加龍舟競渡，但隨着村內人口老化，此龍舟就變為村裏的裝飾品。

